

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寻找理论的支点

——关于高等教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邬大光 秦国柱

高等教育学科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从70年代末起步到现在的十几年间,能够发展成为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并拥有专职的高教理论工作者几千人 and 公开或内部发行的高等教育研究刊物400余种,以及各级高教研究会和高等学校高教研究所(室)730多个,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高等教育研究不愧是我国教育科学园地的一朵奇葩。形成这种局面的源泉与动力何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与成熟的标志是什么?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活力在于立足现实

高等教育研究立足于现实的基本涵义,首先是指研究课题应当来源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科学地解释或预见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其次是指研究者应当走出书斋,改变那种单纯以对经典著作的熟谙程度为学术标准的传统观念,代之以实地调查研究、教改实验,以满足现实需求。

回顾近十几年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历程,人们普遍感觉到了它的活力,这种活力一方面与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大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在于高等教育研究能够紧密联系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即理论工作不是完全被动地去研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理论研究的长处,科学地预见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咨询意见。

高等教育研究立足于现实要从两个层次上把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或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或高等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的研究。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已有的成果进行分析,宏观研究比较多,微观研究比较少;宏观研究显得活力十足,微观研究则相对薄弱。高教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都属于宏观研究。因此,高等教育的宏观研究进行得扎实而富有成效。造成这种不平衡有它特定的客观因素,这就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受计划经济和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整个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与外部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表现出明显的不协调,理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则显得十分紧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高等教育在宏观上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如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同层次高等学校发展之间的比例,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高等学校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都有待于从高等教育的理论高度做出科学的回答。

高等教育宏观研究或外部关系规律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改革十分重要,不可缺少,这是由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专业教育,专业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往往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现代社会发

展的每个过程都会与高等教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并且表现为制约与反制约的过程,这就构成了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两者之间的紧迫性是普通教育所不能比拟的。高等教育研究只有牢牢把握住这种相关性,在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冲突中寻找理论的支点,才会具有永久的活力。

高等教育的宏观研究,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扩大研究的视野,并呼吁其它学科的理论工作者投入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来,使宏观研究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高等教育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于宏观或外部关系规律的研究,把握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总态势,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微观或内部关系规律的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紧密相关只反映了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还有它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自身活动规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学活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教学过程是其最基本的环节,高等教育的全部宏观研究最终都是为了保证培养目标的顺利完成,所有的宏观研究或多或少都会与教学过程发生各种联系,反馈到教学过程中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微观研究同样是高等教育研究立足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高等教育的微观研究为什么没有宏观研究那样具有活力,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在这里不想做更多的分析。只想说明一点,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大潮中,高等教育的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的教学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宏观改革是当务之急,微观教学改革同样刻不容缓。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方式中,往往认为宏观研究比微观研究重要,在宏观关系没有理顺之前,微观研究无法进行。这种思维方式恐怕是不周全的。高等学校的教学活动有受教育外部关系制约的一面,也有不受制约的一面。以专业和课程为例,它既依赖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走向的认识,又不完全依托它们,还要考虑到人自身发展所应具备的合理知识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微观研究应该与宏观研究同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适应,加强高等教育微观研究的重要意义将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高等教育的微观研究也将会形成自己的一些“热点”。无须讳言,前一段宏观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热点”人为地掩盖了研究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与活动规律的重要性与紧迫感,长此以往,将不利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高等教育的微观研究立足于教学改革实践,同样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例如关于大学生学习学的研究,就是由部分高校教师根据高等学校教学方法改革的要求,通过长期的教改实验,对大学生自学的规律、特点进行的一项系统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大学生学习学已经作为一门课程在部分高等学校推广,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把高等教育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去,对于繁荣高等教育科学,扩大与稳定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队伍,都具有极大的意义。只有使高等学校的每一位管理者 and 教师都体验到高等教育研究在具体教学实践中的理论价值,他们才会真正认识到高等教育研究的意义,也有助于改变一些同志对高等教育研究应用价值的偏见。

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背景和大量的研究素材,高等教育改革呼唤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的活力在于立足现实,唯有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中继续寻找理论的支点,才能使高等教育科学生命之树常

青。如果高教研究离开了对具体事物的把握，而是热衷于在所谓本质的最一般问题上大显身手，把理论确立在纯概念的逻辑推演之中；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二、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在于理论的创新

高等教育学科的社会价值不仅在于扎根现实来自实践，而且在于指导实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理论同样必须通过新陈代谢的发展，即不断有理论的创新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都有一个对其活动规律性的逐步认识和最终建立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是永无止境的）。高等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学科与整个教育科学的发展有天然的联系，但又有其特殊性。因此，高等教育研究既要汲取已有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又要根据其特殊性，提出具有高等教育特色的理论体系。

纵观国内外的高等教育研究，都面临着如何构建高等教育理论框架的问题。如果把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大的学科群来分析，至今尚没有完整的科学的学科群理论体系。现在看来，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特殊性，以及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的复杂性，构建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理论框架和体系，还有相当大的难度，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这并不是说高等教育研究没有它的理论体系。可以这么说，创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头。

任何完整的理论体系，都是由若干个基本理论观点所构成，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也不例外。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可以在整体的理论框架尚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进行局部的理论突破，为构建整个框架奠定基础。例如，“教育内外部关系”理论的提出，就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一般”与“特殊”看待教育问题的思维方式，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找到了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逻辑起点。高等教育研究需要更多类似于此的创新。

高等教育研究走向深入必须要有理论创新，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标志是理论的创新。这里所说的理论创新应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指能够揭示整个或局部高等教育活动规律的基础理论，例如“教育内外部关系”理论；二是基本概念的创新。这里重点剖析一下基本概念的创新。

无论中外的高等教育研究，大都是从普通教育研究基础上分化而来，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这是由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因此，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基本概念与普通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基本上是重合的，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某种误会或理解上的偏差。高等教育研究如果要想区别于普通教育研究，建立具有高等教育特点的理论体系，就要进行概念的创新。诚然，这种概念上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概念是人们进行思维、特别是逻辑思维的基础材料，也是一切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的知识单元。只有具备了一些具有自身特点的概念，一门学科才能宣告诞生。以自然科学为例，任何一门学科都要以若干精确的科学概念为其“核心概念”才能成立。倘若没有惯性、质量、参照系、加速度、万有引力、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等概念，就没有牛顿力学。再以社会科学为例，如果没有系统、反馈、信息、要素、结构等概念，就没有现代的系统科学与控制论。

同样,“高等学校的职能”、“产学合作”、“校园文化”、“双向选择”、“教育产业”等等概念的创新(包括新概念的提出与原有概念含义的深化),对于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一部思想文化史和科学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看做是人类创造概念的历史。反过来,这无数概念生生灭灭所形成的运动,又反映着人类思维的进展,以及这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回顾近十几年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它的起步是艰难的,发展过程也坎坷不平。至今仍有一部分人对高等教育学科的科学性表示怀疑。这除了个别同志的某种偏见之外,也的确与高等教育学科创新的理论及新的概念相对贫乏有关。平心而论,这并不只是高等教育学科所具有的缺陷,它与我国整个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水平有关,教育学科的落后也相应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水平。但是,作为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把高等教育的理论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或者说,要具有以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去推动整个教育科学研究水平提高的意识。

对理论工作者而言,理论的创新不仅要有能力,更要有气魄。任何一种新的理论或概念的提出,往往容易遭受批评甚至非难;但正是在批评与争鸣的过程中,使理论和概念内涵与外延越辨越明,使理论日趋完善并为更多的同志们所理解和接受。

三、高等教育学科的成熟在于构建学科群

作为教育科学分支的高等教育学科,首先是作为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在战后逐步形成的。就我国来说,50年代虽已有一些研究高等教育的文章,个别学者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建立专门学科的建议,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期,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才真正焕发出光彩。但与少数发达国家相比,从时间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还只是一种单一学科的孤立研究,缺乏横向与整体研究。

就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研究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已经逐步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群,分化出了高等教育原理、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哲学等分支学科,而不再是最初包罗万象、囊括无遗的所谓“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高等教育”。这一发展过程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不仅有促进作用,也预示着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方向。

高等教育研究发展成为学科群的研究,它们各自分别地研究高等教育的不同方面、层次,不同的问题和规律,这是高等教育学科走向相对成熟与完善的标志,也是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要想与世界高等教育研究保持同步甚至超前,也必须向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群方向发展,有意识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研究学科群。

以一个成熟学科的标准审视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不难发现,我国的高等教育仅基本上具有学科群的轮廓,但在这个学科群体系中,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一些分支学科发展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单科作战”倾向,有相当一部分学科还基本属于空白。如高等教育学、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学、大学生学习学的学科建设成效比较明显,而高等教育哲学、中外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等则十分薄弱。以高等教育史研究为例,它应该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学科,是需要重点加以建设的。然而无论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或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都十分薄弱,

国内目前只有综合性的《(中外)高等教育简史》教材一部,另有中国高等教育史一部。在中国高教史研究方面,古代研究多,近代研究少;外国高教史方面制度史研究多,思想史研究少。由于高教史知识的贫乏,就容易导致重复前人研究,或者把前人已有的理论当作自己的发现。再如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当代社会发展与指导高等教育改革都具有现实的意义,但目前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还属凤毛麟角。这种学科研究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不仅难以建立真正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也削弱了各个分支学科的实际“战斗力”,最终将影响到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整体水平。

我们认为,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群中,应当突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因为它是整个高等教育研究的基础。但如前所述,高等教育学不可能无所不包、面面俱到,它将侧重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为整个高等教育学科群的完善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方法论上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是整个高等教育研究学科群中的重点所在。从高等教育学的教材建设来说,自潘懋元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问世以来,先后有近十种高等教育学教材出版,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著作不仅其理论框架如出一辙,连构成其理论框架的那些基本概念也往往完全一致,甚而连各章各节的题目及顺序都彼此仿佛。当然,如果耐心地在阅读中对它们进行条分缕析的比较,则仍然可以找出种种细微的差别。然而,如果宏观地去看这些著作,则不能不承认如前所说的因概念的贫困而带来的思想的贫困,或者反过来说,多少也是因思想的贫困而带来的概念的贫困。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第一部《高等教育学》除了在某些方面有理论上大的突破,或许可以说基本是普通教育理论体系的高教化,但第一步迈出是如此的不容易,它的历史地位与功绩是后来者无法取代的。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以某种理论的“核心概念”被批评、被否定,并由某些新的概念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或理论认识的中心;社会科学史则表明,一种新科学方法的发现和采用,必然会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当更多地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吸收不同学科的最新成果,从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的观念、目标、方法等进行研究,在分析一个个具体问题中,确立更多的新的概念,使教育思想和主张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该始终围绕着与高等教育观念、大学培养教育管理模式及方法、人才观和专业教学过程等方面有关的现实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与预见,从而体现高等教育研究本身的特点,这不仅将明显有别于普通教育学,也将有可能比较彻底地摆脱前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理论框架的束缚,走自己的路。

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也为高等教育研究各个分支学科的彼此渗透和携手合作创造了历史上的最佳契机,在实践中寻找和奠定理论的无穷支点,是高等教育学科的生命之源,也是构建高等教育学科群的必由之路。

(郭大光:沈阳师范学院教科所副所长、副教授;

秦国柱:汕头大学高教室助理研究员。)